旁白:

每天例行的巡房时间，查理苏换上白大褂，穿梭在医院的病房中。

最近的医院非常忙碌，几乎每个科室都人满为患，病房中不大的空间里更是挤满了人。

查理苏:

今天感觉怎么样?

旁白:

查理苏走到其中十个病床前，床上躺着的男人两天前刚完成手术，虽然手术很成功，但手术后却需要忍耐伤口恢复的痛苦。

因此现在，他满脸都是痛苦难耐的神色。

病人A:

医生，我的伤口痛得睡不着，它是不是恶化了?

查理苏:

放心，没有恶化，你的伤口在正常恢复。

病人A:

那能不能给我开几盒DEA?我之前也吃过，吃完完全不痛了!

旁白:

没等查理苏回答，另一床的病人听到他们的对话,也叫嚷起来。

病人B:

查医生，也给我开点吧。我听说那药效果好，你们还是定点医院，给我开两盒吧!

查理苏:

DEA是止痛药，不能乱用，你们两个的恢复情况都很好，再过几天就能出院了。

病人B:

医生!医生……

旁白:

好不容易安抚好病房里躁动的患者，查理苏回到办公室，十分苦恼地揉了揉眉心。

医院最近的考核指标中，增加了对于药物DEA销售的要求。

虽然不是硬性规定，但对查理苏来说，它仍与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相违背。

更何况，DEA的具体成分还没有明确。

因此不到必要时刻，查理苏几乎不给自己的病人使用DEA，而是依旧使用从前普通的止痛药物。

可在DEA日渐火热的现在，他的这份坚持，也不知道还能坚守到什么时候。

这时，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沉思，一名护士匆忙探进了头。

护士:

查医生，院长请你现在就去一趟他的办公室!

查理苏:

好，我知道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已经猜到了院长叫他过去的目的，毕竟每周的销售指标他的完成度都是0，让科室在整个医院里垫底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重新打起精神走向行政区。

如今,各地的大医院里几乎处处可见DEA的影子，就连电梯的电子屏幕也在循环播放着DEA的广告。

大规模的推广、知名医药专家的背书报告……

许多使用过DEA且感觉良好的病人口述的亲身经历、大众对于DEA的接受度和需求度的提高……

这让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医生也纷纷开始接受并且愿意使用DEA。

可历史的进程总是如此相似，查理苏已经窥见了药物滥用的可怖结局。

很快，查理苏就到了院长办公室。

院长:

查医生，我听说你一直拒绝给病人开DEA，是吗?

DEA关系到医院这次的评级，你这样做，会对医院以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
旁白:

面对院长的指责，查理苏神色不变。

查理苏:

我不认为对于一家医院来说，行政上的评级会比对病人负责更重要。

旁白:

闻言，老院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院长:

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

重要的不是评级，而是评级高了之后为医院带来的更多资金和资源上的支持。

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更好地挽救病人的生命。

更何况，对于一些只靠基本工资已经不能维持生活开销的医生来说……

销售DEA带来的奖金也非常重要。

旁白:

查理苏沉默地思考了一会,但最终，他还是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查理苏:

我理解您说的，这是医院必需的转型升级。

可医院的转型应该是健康稳固的，而不是像这样抓住风口、一蹴而就。

这样的发展不仅不能长久，还会为以后埋下很大的隐患。

至于因为我的个人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，我愿意全部承担。

请您不要责罚科室中的其他医生。

旁白:

院长无奈地看着查理苏，查理苏也执拗地与他对视，二人对峙了很久，最后，老院长移开视线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院长:

Charlie，你太理想了，而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是很难被这个世界接纳的。

为了达成更高、更远的目的，我们必须学会服从和利用已有的规则。

有些原则，会让你在这条路上很难走得长远。

旁白:

查理苏外聘专家的身份让这件事最终在罚款后不了了之，可医院里关于他的不满言论却愈演愈烈。

有人说他不愧是富二代不在乎这点小钱，也有人说他是假清高，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显得自己高尚、旁人平庸。

但DEA发展开来的潮流仍不可阻挡，在医院对于止痛类药物的进药比例上，DEA也占据了大头。

以至于开始有病人因为查理苏拒绝给他开DEA、只肯给他开普通止痛药而怀疑查理苏吃回扣投诉他。

但查理苏仍旧只是沉默地坚持着自己的选择。

终于,又是一天结束，在处理完今天的投诉后，查理苏回了查家的老宅。

它静寂而孤独地伫立在黑暗里，像一个永远缄默的旁观者。

客厅里没有开灯，只有查理苏独自站在这片似乎永不消退的阴影中。

不知怎的，他突然想起了那天院长的话。也想起了那些在他手上消逝的生命，想起了很多个曾经并肩作战但还是不得不黯然离开的伙伴。

客厅里没有开灯,只有查理苏独自站在这片似乎永不消退的阴影中。

不知怎的,他突然想起了那天院长的话。也想起了那些在他手上消逝的生命，想起了很多个曾经并肩作战但还是不得不黯然离开的伙伴。

最终他想,他有些迷茫、开始动摇了。

他无力地垂下头,而眼前空空茫茫，只有窗外模糊的月光倾泻在他的脚边。

查理苏:

你的愿望真艰难。

旁白:

他喃喃道。

可寂静中，没有任何声音回答他。